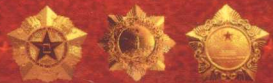


zhāndì wéngōngtuán

侯大康 ◎ 著

战地文工团

是演员又是战士
能演戏亦能战斗
为部队服务也为社会服务



≡ 生动再现战争年代解放军文工团历史 ≡

范小青 苏童 朱苏进 邵钧林 王尧

★ 诚意推荐 ★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战地文工团

zhandi wengongtuan

侯大康◎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战地文工团 / 侯大康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354-7995-2

I. ①战… II. ①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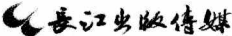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3825 号

责任编辑: 黄海阔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周 佳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31.75 插页: 1 页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526 千字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主要人物

张二牛	原文工团团长
叶清扬	文工团政委
伏 左	文工团现任团长
郭 海	警卫员
白济时	文工团员，三剑客之一
解方震	文工团员，三剑客之一
刘 辉	文工团员，三剑客之一
舒 琴	文工团员
陈文鼎	苏南军管会主任
毕中原	苏南军管会副主任
赵大亮	剿匪部队团长
小 虎	剿匪部队连长
叶 嵩	商会会长，叶清扬的父亲
叶德望	老中医，叶嵩的小伯父
叶 善	叶清扬同父异母哥哥
叶 子	叶清扬同父异母妹妹
娄梦绮	叶嵩的三姨太
王 顺	叶家的大管家
秦 静	叶嵩的大姨太，叶清扬的母亲
胡天庆	国民党国防部特派纵队的司令
金 凤	国防部特派纵队谍报主任

余天滔	太湖渔霸
老 五	苏州黑社会头子
玉 善	太湖东山紫云庵女尼
约 翰	美国教会医院院长
刘部长	上海市军管会部长
钟秘书	上海市军管会女秘书

目 录

一、一个令人心碎的婚礼	1
二、命运太捉弄人	17
三、啼笑皆非的二进宫	28
四、文工团被搅乱了	39
五、疯牛闯进了瓷器铺	53
六、给我下马威还你当头棒	66
七、叶老爷又给了背后一枪	77
八、个个都想玩心眼	89
九、休想吃独食	102
十、盗得密码又闯下了大祸	114
十一、战将成了老财的马夫	131
十二、打冤家后进了妓院	142
十三、叶子小姐情窦初开	156
十四、两个要命的命题	169
十五、喝了马尿又中阴招	185
十六、军事法庭下达逮捕令	202
十七、看押所的幸福时光	216
十八、圃园又闹鬼了	231
十九、戏演过了	245
二十、叶嵩受两面相逼	259
二十一、情场贱人 法场劫人	274
二十二、溜出去过把打仗瘾	289
二十三、搞到金条又惹了众怒	306
二十四、圃园被闹得鸡飞狗跳	322
二十五、可恶的负心郎	339
二十六、夜半捉鬼	354

二十七、好戏玩砸了	368
二十八、吃饭吃出了惨祸	383
二十九、从悲痛中站起来	399
三十、三方夺宝鹿死谁手	414
三十一、文工团又要上演文武行	431
三十二、功亏一篑	448
三十三、碰了一个大钉子	465
三十四、最后一仗的不完美结局	484

一、一个令人心碎的婚礼

废弃的教堂里，阳光透过高高的彩色花格玻璃窗射进来，斜斜地拉着几道，像是没有放正的五线谱。尘埃在光柱中轻轻浮游，如同谱行之中无数不安分的小精灵。轻盈优美的歌声在偌大的穹顶空间飘荡。尘封于一隅的管风琴虽然没有奏响，带着几个声部的旋律却也有了一种神曲的韵味。教堂似乎永远与神圣连在一起。

舒琴和一群年轻漂亮的文工团姑娘一边剪着红纸，一边唱着歌儿：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遮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

《五月的鲜花》带着声部和声，从姑娘们嘴里唱出就像从山间流淌出来的清泉，自然而不经意地，却又那么柔顺熨帖。这股清莹和澈亮的“泉水”流进了神圣和庄重的教堂，连神坛上方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也显得面容柔和了。

文工团最有本事、最传神出奇的当属舞美队员了。用白济时那张刻薄嘴说：一堆垃圾让他们打上几盏彩灯，转眼也变成了绚烂景观。这会儿满是灰尘蛛网的神坛被舞美队员清理出来了，接着变戏法似的拉上了巨大的布幔和带褶皱的白纱，暗淡阴森的教堂立刻亮堂起来。负责装置的人员合力吊起一块字板。出自美术设计之手的“红色浪漫”四个大字活泼飘逸，且是粉色的。光看这四个字，人的心襟就不自禁地荡漾起来。粉色的字，镶在白色的纱幕上，说多雅有多雅，说多罗曼蒂克就有多罗曼蒂克！

现场总指挥白济时以极其挑剔的眼光对字板左右审视着。不是高了点儿就是低了点儿，再不就歪了点儿、偏了点儿，把装置组着实折腾了好一阵。其实就这台面和这四个字，先前他就把美术师折腾得不行，设计草图弄出一堆，才最后选

定这个方案。现在效果初显，果然不错，大伙儿都拍手叫绝。

他摸摸梳理得一丝不乱的头发，自鸣得意：这叫什么？文工团的水平！白济时的水平！站在一旁的解方震也赞叹他怎么想得出这么一着。白济时说自己小时候在南洋就爱看好莱坞片子，电影中的婚礼场景那个震撼呀。小女生们看了一个哭得稀里哗啦。那时他就明白，上档次的婚礼就得这样。解方震极为赞赏：这风格这情调跟叶政委很配。

白济时像被踩了尾巴，突然叫起来：“刘辉、刘辉到哪儿去了？”解方震也奇怪，真的好一阵没见着他。偷懒耍奸啦？这家伙，“刘辉——”

一个大光脑袋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在，在。嚷嚷个啥？”刘辉脸上身上满是灰尘蛛网。白济时很不高兴，这么重要的时候他怎么不在视线之内。“我不也在忙吗！”他看看场面，拍拍光头，“我的个娘，真牛！新郎官看了肯定惊得栽个跟头。”他变魔术似的把藏在身后的一只手晃出来。众人眼前一亮。原来是一束鲜艳夺目的纸花儿。“我在种花儿呐。”白济时高兴了，说缺的就是它，花儿越多越好。台上、台下、纱幕、座椅都得饰上花朵，“那味儿——啧！”他一手托下巴，又进入了想象。

白济时、刘辉、解方震三人站在神坛上，本身就是一幅有趣的图画。白济时身材瘦长，戴副眼镜，落拓不羁，狂傲自负，且不修边幅。不过今天倒很难得把平素乱蓬蓬的头发修整得像那么回事，估计化妆师的凡士林没少用。刘辉招牌特征就是光溜溜、寸草不生的大光头，此外眼睛鼻子整个五官在大脸盘上分布不均匀，全挤在一块儿，像烧饼中间吝啬地嵌着几枚黑枣儿。解方震呢特征不算明显，但长得周正，比白济时多了几分正气，比刘辉多了几分正经，生就的正面男一号的材料。

号称“三剑客”的这三人，能写能导能演，名震华东部队，是不得了的角色。上至司令员、政委，下到伙夫、士兵没人不知无人不晓。过去的纵队司令员、现任苏南军管会主任的陈文鼎对他们的评价是“好马快刀”。只要是文艺文化上的事儿，领导只要定下任务、时间、要求，没有意外，他们肯定保质保量、按时按规完成，还会迸出亮点给领导来个额外惊喜。前些年常有人反映这三个家伙特别是白济时自由散漫，不注重军人仪表，有时还睡懒觉、偷偷喝酒。反映到陈司令员那儿，陈文鼎对有意见的人说：“你能拿出好东西，能让情绪低落的战士变得嗷嗷叫，我不但准你天天睡懒觉，还隔三差五请你喝酒。你行吗？”首长这话一出，谁也不敢吭声了。

陈文鼎宠爱文化人是有道理的。从抗战“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开始，好多回恶战，部队伤亡惨重、官兵精神不振，陈文鼎一不增援兵力二不补充弹药，只把文工团员派上去。这办法要么不用，用起来肯定屡试不爽。淮海战役中，火线

支撑点上一个营苦战几天伤亡很大。营长在电话中冲指挥部吼叫：快把三剑客给我弄来，不然这阵地老子没法守了！三剑客冒着炮火去了前沿，大胡子营长见面就求：我的兵四天没露笑脸了。让战士们笑一笑，老子就给你们磕头！白济时说“没事”。三个人把衣服反穿，帽子倒扣，用牙膏给自己涂了个白鼻子，趑身去了坑道。没几分钟战壕四处就扬起了笑声。这个营没增一兵一卒，又在阵地上坚守了两天两夜，最后走下战场来的只剩不到一个连。三剑客也带着伤跟士兵们一起战斗到最后。

营长磕没磕头不知道，他下来后立马去为三剑客请功。陈文鼎扬扬手说：记什么功？！这也要立功，他们身上的功章背都背不起了。你真要谢，去弄瓶老烧、拉半只猪脸，比啥奖赏都强。

三剑客沾沾自喜地欣赏着婚礼场面。警卫班长郭海走过来，口无遮拦：“这还是成亲拜堂吗？我怎么看都像出殡办丧事。”白济时怒道：“住口！闭上乌鸦嘴郭海！”刘辉和解方震也指责他怎么说话的。郭海看情势不对，嘴里还不服地嘟哝着：我们乡下办喜事红红火火，连茅房猪圈都贴红纸，哪像这，白惨惨的——他见白济时又戟指怒目对着自己，赶紧噤声，不敢造次。

舒琴等姑娘们已手脚麻利地剪出个大红“喜”字，叫着：“三剑客，‘喜’来了——”刘辉接上口彩：“白济时，迎‘喜’啰——”他和解方震接过来，把红喜字往纱幕上贴。字没贴牢，往下掉。白济时一把接住：“大‘喜’还逃得掉？贴上，贴好。”郭海过来搭手，说这才有点儿像办喜事的样子。他帮衬着把喜字重新贴好。

白济时左右看看，一副不满意的样子，嘀咕着不伦不类！其他人看了也有同感。刘辉感觉就像金发碧眼的西洋娘们穿了件北方妞的红肚兜。解方震连忙说：行了，行了。来参加婚礼的大多是土包子。再不弄个红“喜”字儿，还不都像郭海说的咱们这是办丧事！白济时叹了口气，只好这样了。“郭海们”不照顾也不行。

郭海咧着嘴笑了，说这就对了，不然怎么叫“红白喜事”呢？三剑客一听，猛地竖起眉毛，一齐指向他：“放屁！”

院子里，伏左团长和叶清扬政委正陪着来团检查工作的苏南军管会毕中原副主任。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4月23日南京解放。四天后苏州解放。文工团跟随钢铁洪流进驻这个历史古城，就在这座废弃的天主教堂驻扎下来。一条美丽的小河贴着教堂缓缓流过，两栋两层小洋楼过去是神职人员的住房，墙体跟教堂一样均为麻石所砌。这与周围的青砖民居建

筑迥然不同，像一堆异生的蘑菇。院子里两棵银杏树很显目，都是合抱不过来的大树，树龄据说几百年了。

毕中原是个消瘦精干的军人，年纪不算大但资历不浅，长期做政治工作，性格直率而有些执拗，一直都是陈文鼎的部下。今天他带着陈主任的指示来检查工作。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相继解放，新的人民政府刚成立，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发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城市正常秩序的任务非常繁重。所以陈主任希望文工团全体人员提高创作演出积极性，为新政权的稳定和城市经济的恢复重建做贡献。

叶清扬穿着一身合体军装、腰里别着小手枪，显得干练和庄重、年轻而漂亮。她向毕中原汇报，渡江后，文工团根据上级要求，宣传鼓动工作的对象和内容已经由以部队为主转为以地方为主。团员们新创作了许多歌曲、小戏、曲艺作品，都是宣传方针政策和抚市安民的。伏团长也说大伙儿劲头可大了。除了演出，有空就排练。教室里发出一阵喧闹声，他用手朝那边一指，听听，这会儿全都在抓紧排戏呢。

毕中原高兴地点点头。他忽然收起笑容，转身对着叶清扬，一脸严肃，说要代表组织上跟她谈些问题。伏左识相地问自己要不要回避一下。他说不用，你也听听，今后可以起到监督和提醒帮助作用。伏左只好留下了。毕中原郑重其事地对叶清扬说：你是苏州人，现在回到老家，这既是好事，又不是好事。好的说，熟悉社会民情、文化习俗，同时又有不少亲朋好友、同学发小，开展工作有许多有利条件；坏的方面看，社会关系复杂，各种干扰较多，也许会影响你的分析判断力和行为断事的准确性。叶清扬微微点着头，首长的话她听得懂。他又加重了语气：对你最大的考验来自家庭。你父亲叶嵩是势力横跨江浙沪的大资本家，你母亲秦静是他的大姨太。你这个腐朽阶级封建家族的叛逆者现在以胜利者的身份回来，用文艺术语说，就是极富“戏剧性”。但会不会是个优美的转身，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很难预料。你要应对的难题很多，最重要的是站稳阶级立场！

她感谢首长的提醒，说自己会解决好这些难题，交一份让组织满意的答卷。一旁伏左说叶清扬同志参加革命十年，经历了种种严峻考验，是一名成熟坚定的领导干部。组织和领导完全可以放心。毕副主任不置可否，但神情变得轻松些了，“进苏州城以来，耳朵里就没少灌进叶嵩和叶家的种种传闻。嘿嘿。老伏你呢——”伏左也是。叶老爷堪称“江南大贾”，而叶家又是“江南望族”，各种故事自然不绝于耳。“叶家大小姐、我们的叶政委在当地的传说，也是众口众词、神奇迷离。还有说书先生把它编进了评书弹词进行演唱呐。”

伏团长清清嗓子，用拙劣的吴语唱：

叶家的小姐名清扬，
 年仅二八貌比西施娘，
 抛却了荣华富贵和家财，
 跟着情郎上沙场……

叶清扬脸红了。毕中原“哈哈”笑起来：考验，考验。家喻户晓的人物，现实考验更大了，不远处教堂爆出欢笑声，他朝那边看去：排练很热烈呀。

教堂里，大伙儿正在演练婚礼仪式，热闹着。

这会儿场面已经拉开。两个“新人”站在神坛下。“新郎”是解方震，顶着盖头的“新娘”不知是谁。白济时充当司仪：“来，来，来，各就各位。仪式马上开始。哎，好像还缺了点儿什么？”他拣起剪喜字留下的红纸片，捏成两朵小红花，插在面前两个“新人”的军装胸口衣兜里。顶着盖头的“新娘”不耐烦地催着：还不快点儿。结婚，都急死人了！“新娘”声音有点儿怪。周围人嘻嘻哈哈笑了：“叶政委急了。白济时，麻利点儿！”

白济时给自己上衣兜也插了朵花，打量一下，满意地笑了。他站在教堂神坛上，做出一副持重老成的样子，“张二牛、叶清扬同志的新婚大礼，正式开始——”大伙儿一个碰头彩：好——

白济时拿腔拿调：“张二牛同志，你愿娶叶清扬为妻吗？按照组织和陈主任的要求，与她结为一体，爱她，尊重她，保护她，无论富有、健康，还是贫穷、患病，直到离开这个世界？”“老子太愿意了！”“新郎”带江西老表腔的话音未落，大伙已经笑开了——解方震把真新郎的性格和语言体现得很传神。

白济时不笑，一本正经地说：“新郎请文明用语。叶清扬同志，你愿意嫁给张二牛吗？按照组织和陈主任的要求，与他结为一体，爱他，安慰他，忠诚于他，无论富有、健康，还是贫穷、患病，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顶着盖头的“新娘”怪声怪气地回答：“愿意、愿意、愿意，我都等不及了！”大伙儿大笑不已。白济时却绷着脸：“新娘叶政委同志，请适当地矜持一点儿。尽管心急如焚，婚礼上也不该表现得急不可耐。”“新娘”把盖头一掀，露出大光脑袋，原来是刘辉。他作女声：“我都等、等好久、好久了，你还让我别急。看人娶媳妇你心酸，真是！”

大伙儿笑弯了腰。白济时也绷不住笑起来。舒琴笑着指责刘辉，不兴这样的，破坏叶政委形象。刘辉继续作女声：我这新娘不矜持，还是让舒琴你来做新娘吧。舒琴红着脸，你这个死刘辉。大伙起哄：对，对，开了这个伪新娘。舒琴试试——

团长、政委陪毕副主任走进教堂时，团员们正笑闹成一片。

“这是——排戏？”毕中原指指大红喜字。舒琴抢先向首长报告，大伙儿在模拟演练张二牛老团长和叶政委的婚礼。毕中原一愣，伏左脸上现出尴尬。叶清扬不高兴地说：“胡闹。白济时，肯定是你挑的头。不好好排练，瞎折腾啥？”白济时忙解释排练完了，大伙儿商量着怎么办她的喜事呢。她生气了，说瞎折腾。毕中原明白过来了，“结婚？新娘倒是现成的，可是新郎在哪儿？”大伙儿都茫然摇头。“新郎不在，结哪门子婚？”他说。叶清扬没好气，“一个个头脑发昏！”

伏左赶忙打圆场，说这事他知道。大伙儿酝酿婚礼，也是他同意的。别看现在不知道张二牛在哪儿，不出意外，五天之内肯定现身。毕中原不相信，现在部队上上下下，连军管会领导都不知张二牛的下落。谁敢肯定到时候他像孙猴子，一个筋斗神不知鬼不觉就出现在面前？白济时说：渡江战役之前张二牛离开文工团，当着叶政委和我们所有人的面信誓旦旦：解放南京后，要在苏州、在叶政委生日之日结婚成亲。老团长历来一言九鼎、唾沫成钉。五天后，二十九号，我们相信张二牛绝不会爽约。大家都附和着：张团长从来说话算数，绝不食言。

毕中原还是满头疑云，问叶清扬跟他是不是有“单线联系”。她摇摇头说渡江之前还有，自从组织上调他去整顿管理支前民工队伍、特别是渡江之后，就再也没了音讯。“他一定是故意跟我们玩猫猫，到时候给新娘子和大伙儿一个大惊喜！”刘辉说的大伙都信，说讲信用、玩花招，符合张二牛的性格。

这个评价毕中原也是认可的。张二牛这个人狡猾是狡猾，有时还会耍些无赖，但确实讲信义。他脑子里跳出一件与此有关的事，于是对大伙说：这么着，我给你们讲一件张二牛的糗事，内部的——他指点着大家——不好对外说啊，说了丢人。他又转向叶清扬，也算是给你一点张二牛渡江后的信息。

大伙儿兴奋了，叶清扬脸上写满了期待。

毕中原讲的糗事，后来被白济时这帮文化人还原成了下面这么一个故事。

.....

南京总统府大门前，布着铁丝网和沙包，大战之后的痕迹满目皆是。数名解放军战士在门口站岗。

张二牛身穿军装，带着一群衣衫不整的老乡兴冲冲从街道瓦砾中走来。

哨兵高喝“站住”。张二牛带着众人大大咧咧径直前行。哨兵拉着枪栓，威胁要开枪。张二牛满不在乎地说：“做么子，做么子？有看见我张二牛吗？”哨兵凶狠吼着：“什么牛？不准靠近！”领头的警卫军官走上前告示：“总前委首长指示，无关人员不得进入。”他一听不高兴了，老子成了无关人员？你们是谁人？

哨兵告诉他，他们是104师的。领头的是连长。

张二牛打量着军官：“连长？当兵不短了。你应该认识我。”一个脑瓜有点儿缺筋的壮实后生骄傲地竖起大拇指：“他是五十万支前民工的总指挥总教头，张二牛，张爷们！”连长想想，想起来了，张二牛？很牛逼的！打仗是好手，管文工团演戏也是好手。你——不像呀。张二牛“嘿嘿”笑了：“不信？老子唱个赣南山歌给你听。哎呀来——”连长一听立马说那就没错了。听说张二牛就是这个腔调。

张二牛以为行了，带着人往里面走。可是连长还拦着，说就是张二牛，也不能让进。见他拉下脸来，连长赶紧解释：“首长，是这样的。打下总统府，来看稀奇的人一拨一拨的。官兵们都没见过洋玩艺儿，不会用电灯，不会关水龙头，把地毯当毛毯，还在花园里撒尿拉屎，里里外外弄得——嗨。总前委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来巡视，当时就下命令。要求我们管理好人民的财产，不准外人随意进入。”

“那是你们带的兵没素质。”张二牛指指身后的民工，我带的兄弟，个个都见过大阵势。这些都是各个支前队选出的代表，有领导有模范。那壮后生也甩甩地说：“就是。俺们哪个包袱卷里不揣着几个‘电’什么‘灯’，还有‘龙的头’。用的都是美国军毯，哪还屑得用扔在地上的毯子！”

好说歹说，连长就是不放行。那帮民工急了：“张爷们，俺们不上金銮殿，这脸就丢大了。回去连人都不能见了。”张二牛动起了脑筋：“上级命令要执行，民工兄弟的要求也要满足。”接着他让连长跟上级说说。请示的官儿不要大，营长，最多是团长。就说有几个受总前委首长表彰的功臣想进去瞅瞅。连长犹豫着，朝门岗边的电话走去。张二牛追着屁股叮哼：“轻描淡写一点儿。你懂的。”

连长打电话：“团长，团长，紧急情况报告。有个叫张二牛的，带着一帮支前民工代表要进总统府看看。”电话中传出团长大声大气的声音：“谁？张二牛？不会是那个一口老表腔、会吼山歌的张二牛吧？”连长连声道：“就是，就是。刚才还吼了几声，怪疹人的。”团长声音小了下去：“碰上这家伙，麻烦了。”连长不解地问团长，你还怕他咋的？团长声音又大起来，你懂个屁！我们团渡江时躺在岸边的烈士伤员全是他带着民工冒死抢下来的。连长一下愣住了。不等再开口，电话那边传来无奈的声音：“这事——你灵活处理吧。哎，别说向我报告了。”

“团长，要不，你跟他说上两句？”连长讨好地问。电话里顿时响起团长的吼声：“说什么说。笨蛋，老子不知道这事。懂不懂！”

张二牛脸上浮出笑容，见连长拿着话筒还愣着，说：“明白了吗，人家为么子当团长，你为么子还是连长！”随即他朝身后一招手，走，上金銮殿！“走喔，

上金銮殿啰！”民工们欢呼雀跃。丢下那些面面相觑的哨兵们。别的师长军长来，都没能进去。这个张二牛，真他娘的牛！他们说。

进了总统府，张二牛大步流星如过无人之境。连长追在屁股后，“首长，真的不行。进大院已经不错了。真的不行。”他径直前行。一路进总统府楼门、上楼梯、过走廊，最后把总统办公室门“咣”地推开，站在屋子中间。

这是老蒋的指挥部？他好奇地张望，又指着办公桌和软椅问，老蒋就坐在这儿指挥打仗？连长点着头连说对对。他嗤之以鼻，待在这种听不到炮响、闻不着硝烟的舒服窝里指挥，怪不得老打败仗。他又问这两天有谁来过。连长回答陈毅老总来过。老总还坐在椅子上给毛主席打了个电话。张二牛眼睛亮了，“嘿嘿，我也坐坐。”连长想阻止也来不及了。他一屁股坐下，伸手去抓电话。连长一把按住：“不行，不行。”

张二牛打住了，两眼眨巴眨巴，打了个哈欠，“几宿冇困觉，我困了。得在这儿迷糊迷糊——”说着就趴在桌上。他还真睡，脑壳一碰桌子呼噜就响起来了，急得连长直跺脚。

在总统府的院子里，这时民工们正兴奋万分，“哈哈”一个个放肆、粗野地开怀大笑。都没想到泥腿子能到皇宫来。大伙儿说这辈子死也值了。回家讲给乡亲们听，还不馋死他们！壮实后生洋洋得意地说：张爷们说话算数——完成任务，带俺们进总统府。牛逼！

有人叫要撒尿。领头队长严肃地说不准撒。得听张首长的指挥。那人苦着脸说这可遭罪了。后生劝慰着，说张爷们自个儿还憋着一泡尿呢。他能憋，你不能憋？！

其实张二牛也在受罪。连长好不容易把他拍醒，他却嚷嚷着要拉屎。说话间就解起裤带来。连长怕他随地大小便，急忙带他去了总统的专用“茅房”。

外面连长在催，里面他在“哼哼唧唧”。连长伸头看看，他坐在白瓷马桶上拧着。“首长你好了吗？”他一副苦相，“还有——出来——”连长着急上火，求你了，你能不能快点儿？“越催——它——越不来。”“哎呀，首长，你这拉屎怎么比生娃还难？”他苦着脸，“他娘的，这茅坑只认老蒋的屁股，不认老子的屁股——”

.....

毕中原的讲述，引得大伙儿笑翻了天。

他对叶清扬说：“看看，这就是你那张二牛干的事儿！”她含着笑，有什么办法，就这么个生性顽劣、不消停、爱折腾的角色。伏左不失时机地说首长这个故事，更印证了张二牛说话算数。

张二牛在文工团是个传奇。不，应该说是整个华野部队的经典人物。“卵子上还有长毛”就在江西赣南老家参加红军，身为“红小鬼”走完长征全程；抗战时不满二十岁就当营长，打鬼子斗伪军反顽固派，抗战中期当上了主力团团长，打起仗来又狠又刁又滑，谁遇上谁脑壳痛。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进入艰苦残酷的战略转折阶段，文工团团团长王英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艺术家文化人，时任纵队司令员的陈文鼎咬咬牙，把他从猛虎团调到文工团当团长——经常出新闻、出故事的张二牛到了本身就出新闻、出故事且万人瞩目的文工团，脑袋长在屁股上的人也晓得这下更有戏了。果然，从踏进团第一步开始到离开团的最后一刻，他的糗事、笑话、壮举、绯闻就接连不断：张二牛差点儿被文工团员们赶出门、张二牛被三剑客当猴儿耍、张二牛逮着演员秀才搞军训、张二牛编戏导戏还反串演戏、张二牛到土匪窝里救女政委、张二牛带“张家戏班”策反仲义仁部、张二牛被女演员锁进了屋里……哈、哈、哈。隔上几天要是没有故事，那帮一块儿出生入死的团长、旅长和战友们就怀疑这小子是不是突然病故了、阵亡了。不过也不对，这家伙要是死了，也是个大新闻。

在所有传闻中，最让人提神的莫过于他找老婆的事儿。起先宁肯做马夫也不去“演戏团”的张二牛，受搭档王成武政委的点拨，揣着找个漂亮老婆的念头颠颠地去上任了。文工团美女如云呀，他掉进了芝麻缸里，哪一口都是香的。一脑瓜子小布尔乔亚幻想、又经常把“献身革命”和“献身老革命”混为一谈的姑娘们都主动地向上靠，明攻暗守、高姿低调、公开隐晦。特别是“团花”英子更加明火执仗，猛力强攻。那会儿谁都不怀疑，张二牛肯定被英子姑娘“拿下”。让人匪夷所思、大跌眼镜的是，这家伙谁都看不上，偏偏盯上了文工团政委（那时还叫“教导员”）叶清扬。团长跟政委结夫妻不是不行，可是叶清扬是前团长王英的妻子，王英刚刚牺牲不久，他却不管不顾。于是一段时间里，男女双方一个顽强进攻、一个坚决防守，谁也打败不了谁、谁也战胜不了谁。正僵持着，叶清扬突然查出怀孕了——当然是跟王英怀上的。很多人庆幸地透了口气：这下战斗结束了。没想到，张二牛思考了一夜，又去老部队跟王成武切磋一番，回来后当众宣布：进攻方向不变！

简直是，脑壳被驴踢了！三剑客如是说。这倒不是说叶清扬已婚已孕配不上张二牛。叶清扬大家闺秀、端庄典雅、冰清玉洁，是苏州美女又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美术的，极富艺术气质。张二牛虽是“童男子”，但满嘴老表腔、土包子一个，肚子里那点儿文化还是在部队“扫盲”获得的。另外，瞄上叶清扬的军长师长甚至司令也不在少数。当然也不能说张二牛配不上叶清扬。他是陈文鼎手下一员爱将、华东部队赫赫有名的战将，叱咤风云，横驰沙场，受人尊崇敬重。甭说完全符合部队干部结婚成家“二五八团”的条件，光凭“长征牌”这个光

荣顶子，他什么样的老婆找不到?!找老婆，哼——他说，那是裤裆里面掏雀儿的事儿。此话不虚。不信，他要是点上了“团花”英子，保证今天恋爱、明天拜堂、后天生娃。

用世俗眼光看，这两人都能找到比对方条件更好的对象。可是放在一起，就怎么看都不对劲。可张二牛就是一根筋。

张二牛当了两年文工团团长，渡江之前因为擅自拉队伍去消灭土匪潘大头、为王英团长报仇，受到处分离开文工团。直到全团人员跟他挥泪告别的最后一刻，叶清扬的防线才彻底崩塌——她以精心为张二牛画的一幅肖像，艺术地表露出自己的爱意。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惊世骇俗的场面，张二牛豪情万丈地为叶清扬吼了一首赣南山歌。面对滚滚长江和隐隐的炮声，向心上人和全团人员发誓：打过长江解放南京后，要在叶清扬的生日这天、在她的老家苏州轰轰烈烈地娶她做老婆。

正因如此，文工团到达苏州后，从伏左团长到三剑客和全团人员都把这场姗姗来迟的婚礼看得特别重。“文工团办喜事就得有文工团的水平”，大伙儿很容易形成了共识。

英子最早提议把婚礼放在教堂里办。对了，别把英子丢了。张二牛后来机智地把英子当作“麻烦包袱”扔给了老搭档王成武政委。两人还真好上了，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两人结婚后不久部队过了江。组建地方政府需要有文化的人，她被安排去支援政权建设了。英子对当初草率结婚、傻乎乎被王成武骗上床后悔不已。所以她建议这场婚事得在教堂办、轰轰烈烈办。况且听叶清扬说，这教堂是小时候母亲经常带她来做礼拜、弥撒的地方。白济时是南洋华侨子弟，富商家的公子，啃过洋面包见过大世面。这个提议激活了他全部智慧和灵感。不是刘辉和解方震拉着，他差点儿激动得跳上了桌子。白济时敲定了方案：超凡脱俗的西式婚礼，纯洁的白色为基调；新娘要披婚纱、戴花冠；团里铜管乐队拉出来，要奏理查德·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指挥当然是留学苏联专攻西洋音乐的伏左团长；洁白的大纱幕上要有点睛之笔的“红色浪漫”主题大字；新郎新娘要当众拥抱、亲吻……

他说得唾沫四溅、大伙儿听得目瞪口呆。随后爆出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只有从部队调来当警卫班长的郭海舌头伸得老长，半晌缩不回去。

五天的等待，所有人都备受煎熬。大伙儿除正常的创作排练外，按分工做着婚礼的各项准备，折花、备请帖、做新衣、练礼仪乐曲。大伙儿好像有了约定，心照不宣地忙着活计，却在叶政委面前只字不提这事儿。叶清扬也是如此，该做啥做啥，跟平时无异，绝不会主动提及即将来临的喜事。只有伏团长偶尔开个玩